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五十二回 畢歸元獻圖定策 周得勝打店逢凶

話說這追來之人並非追歐鶴，乃是鐵頭陀被徐三銅錘打了一身騷尿，其味難當，邪法也不靈了，只得回身就跑。來到後院，遇見歐鶴，轉身上房。不料歐鶴用銅錘打來，正值他回身上房之時，竟打在冀門之內，連忙拔出，扔了，遂躡到外牆。他又知欽差仍不在此，且受了傷，又淋漓一身尿，只得忙忙回店。仍是高來高去，到自己屋中，悄悄脫下濕衣，換了身上衣褲，躺在牀上，打算主意想著對張七誇下海口，怎好空回？只好再往殷家堡走一趟。且按下鐵頭陀欲再往殷家堡行刺不表。

再說那歐鶴用銅錘打了鐵頭陀，他也不知鐵頭陀為何如人也，不知來公館何事，只當他是追他，忙忙出了公館牆，回他原住之處，另作事業，下文再表。

話分兩處。再接說安大人在白鶴山住了兩天，每日客堂用齋，甚是潔淨。所住之屋，鬆篁交翠，軒宇清幽，到此塵念都消。安公子雖是少年富貴，也幾欲樂而忘返。

第三日清晨，靜一上人取出五封簡帖，上面都寫著開封的年月日時，密密固封，說道：「破賊之法，都在此幾個簡帖上，也不怕他邪術。大人須要好好收藏，就如老僧親自臨敵一般。」

安大人忙站起身來，雙手接過簡帖，謹慎收好，遂即深深下拜，並告辭要即時下山。靜一上人也不深留，說道：「怨我不遠送了，後會有日。」安大人也不敢再行煩瀆，只得辭出，仍是兩個侍者送到山門而別。安大人帶了從人，匆匆下山，回到鄧家莊。鄧九公忙出來接著，問了備細，大家驚異，俱說高僧，贊歎不絕。

安大人當日就與鄧九公商議說：「仙簡已得，必有奇驗，早為定策。攻破羊角嶺，須趁惡僧出來行刺，不在山中，破他的案巢要緊。」又求鄧老翁轉請謝標、郝武、韓忠與周得勝共四人，同往軍營立功。鄧老忙差褚一官騎馬，於次日清早往各家聘請，大家都欣然願往。並聞得安大人親見高僧，得了仙簡，不怕他邪術，都紛紛打點行裝，並囑咐各人妻子，好好管理莊田，以待他日功成名就。那謝瓊花又替四人占了大六壬，是個大吉之象。四人與褚一官約定，明早到鄧家莊面見欽差，聽候行期，留褚一官吃了飯。褚一官飯畢回來，告知他們明早就來。

正說著，莊丁來報，有馮小江親來下書。安大人吩咐命進見。不一時，馮小江進來，給安大人、鄧九公都請了安，又見了褚一官，即忙呈上顧師爺的書信。那信上說的不過是鐵頭陀環道村公館行刺之事，並說他走了，必往雙流村、殷家堡各處行刺。雙流村雖有趙鵬，不是他的對手；殷家堡已命人有了預備。那省城公館須親去走遭，趁他不在羊角嶺，須早攻他山寨。若容他回山，就費手了。信上大概言之如此。馮小江又面稟師爺，說：「大人必然見著靜一上人，若得了他的指教，趕緊攻取羊角嶺為妙。若攻羊角嶺，必先出告示，使他疑慮不定。現有底稿在此。」說著，由懷中掏出一紙遞上來。安大人接來一看，見上面寫著：欽差大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、山東觀風整俗使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安為招撫羊角嶺賊寇事：竊聞聖世有自新之法，王者無不戒之誅。爾羊角嶺一帶，為患久矣！本欽差奉命，以彰天討，本宜督兵蕩平巢穴，但思生吾土者，皆吾赤子，不教而殺，恐傷天和。故特告爾等：夫為賊必不能昌，作亂終須受禍，爾宜速為洗心革面，束縛軍前，以求恩撫。釜底之魚，可免生烹；籠中之鳥，得保死命。倘或執迷不悟，仍肆梗頑，自當盡戮不貸。今與汝約：初限半月，次限十日，三限五日，共限一月之久，相率至轅門受撫。如過期不至，便當親提大兵，直臨嶺下，先擒渠魁，次翦羽翼。然後掃蕩各穴，予遺不留。爾其勿悔。為此特示。

安大人看畢，道：「告示固好，但俟一月，則鐵頭陀必回山矣。」馮小江道：「師爺說過，一月的限本是誑他，想那賊人有心歸降；主就前來了，不等一月。那一月的話，本是緩他，教他鬆懈，好從小路而入，作搗巢之計。」安大人點頭佩服。馮小江又拿出一個封筒，包裹嚴密，說道：「此是師爺臨行時給的，請大人密啟。」安大人收了，即叫馮小江外面歇息。那馮爺出來，與褚一官、陸葆安一同坐了，談些別後事情。那陸葆安告來了，又各帶了幾個莊丁。飯後稟見大人。天到巳正，恰值開頭封東帖之時。安大人冠帶齊備，焚香下拜，方拆開一看，見東上寫著八句詞是解：「若問紮營，陽穀縣東；若問戰期，明月正中；若問計策，須用火攻；若問道路，山後窟窿。」安大人看了，心中大喜，即叫過畢歸元來，說道：「你在羊角嶺多年，必知山中道路。」畢歸元不慌不忙，將一個紙卷呈上。

安大人打開一看，大喜：乃羊角嶺前後左右全圖也。圖中所載，詳細已極。那羊角嶺之山川形勢，與賊人之名字形狀、道途之遠近曲折，注得分明，畫得細緻，無所不有。因向眾人說道：「畢歸元真有心人也。」即命隨緣秤出二十兩銀子賞他。畢歸元忙謝了賞。

原來畢歸元自有心投降之後，即偷著畫一圖樣，後面注明方向，費了好幾天的工夫，方才畫成寫好，今日果然用著了。

歸元遂稟道：「羊角嶺地雖不大，卻險峻；人雖不多，卻精壯。非有善功之策不行。況擺渡口有法水攔阻要路，那羊眼渡下水就沉，更不易破，又有兩處作眼的小店。那搗巢之計，恐難萬全。小的有一策，未免涉險：小的在羊角嶺時，無事即向山後閒遊。見一小路，係無心而得，實崎嶇不易行走，比大路近十幾里。那一條路名羊腸谷，無跬步可容，無隻身可過，賊不能守，而我等亦不能入。小的有一日在山後遊玩晚了，急欲回寺，想起那小路，非緣繩而上不可。尋了半天，才得了一個山洞，曲曲折折，轉了好幾個彎，忽然一派亮光透入，方出洞口，就到青蓮寺後，然已走得力盡筋疲矣。後來又詞人說，中間還有一處，通著山外，在羊角嶺後下坎，離秦封山不遠。小的素來好奇，破了一日工夫，帶了兩個老道，並帶了繩子與鉤翻槍，實不容易。及至出山，已經日落，是由山裡往山外去的。如今是由山外往山裡去，大人派人，那時小的可作領路之人。」

安大人點頭稱是，遂命人把周得勝、郝武、謝標、韓忠四人叫來。四人聞聽大人叫，忙一齊進來，垂手侍立兩旁。

安大人向他四人道：「現時趁鐵頭陀不在青蓮寺，必須趕緊破山寨。若要快快成功，非搗巢之計不可，尤非行險不可。你四人敢領兵深入麼？現在畢歸元獻計呈圖，有一條小路，他情願帶領你四人前去。」週三道：「我等既投在大人標下，生死聽命。倘蒙大人不棄，肯指使我等，雖赴湯蹈火，捐棄頂踵，亦當甘受，以報大恩。況此計出之顧師爺，定之靜一上人，千穩萬妥，百發百中，安有不肯深入之理！望大人委用勿疑。」

安大人道：「你等既敢深入，須聽畢歸元指示道路，要依他言語，還須打仗之時以一當百，方可成功。」四人得令，退在兩旁。

安大人早將褚一官、陸葆安叫來，命他二人帶兵五百，虛張聲勢，假作攻羊角嶺，千萬不可輕易過他的擺渡口。他雖持有法水阻住，也不能不派兵防守，此調虎離山計也。哄他在前面張羅，好教他後面中計。二人也領令退下。又教週三等四人也帶兵五百，仍命馮小江赴營，一面知會徐參將、田總兵二處，那屠壽年老無用，不必派差。又教隨緣傳話，明日悄悄動身，大家陸續而行，不必同走，恐露形跡。於是分了三起：大人仍帶褚、陸二人與隨緣等五六個人一起，馮小江與鮑國恩一起，週三等四人與畢歸元一起，次日各走各的。

週三與謝標等五人同出了鄧家莊，五人五匹馬，莊丁在步下，直奔泰安府陽穀縣而來。走了兩日，畢歸元道：「我有個主意。我雖還俗，面貌不能大改。咱們一同走著，恐其遇著羊角嶺的人，倒要誤事。不如我一人單走，咱們營中見面。聽說咱們山後單立一營，不在大人營裡。」週三等點頭稱是。於是打完尖，出店分手。

單說週三等四人上路，他們只帶了兩個莊丁，只為沿途服侍，其餘都叫他們奔後營單走。那週三等四人走著道兒，說說笑笑，甚是高興。謝標道：「三哥，你看今天路上為何有這些男男女女？」週三一看果然，並且都捧著香燭，彷彿要去燒香的樣兒。韓七過去問一位老者說：「請問今天是廟裡有善會麼？在什麼地方？」那人道：「離這塊不遠三四里之遙，有一座承福寺，那裡有一位

肉胎活佛顯聖，捨藥救人，故此我們都上那裡去燒香還願。」韓七一想，世上那有肉胎活佛，這明明是謠言惑眾。週三與郝武聽了，尤其不信。那郝金剛就要去看，倒是週三、謝標忙攔他，道：「咱們有公事在身，並且有限期，若作出事來，誤了大事，吃罪不小，總以不去為妙。」韓七道：「廟是必由之路，去只管去，外面看看，不必進去即是了。」

大家點頭，說著往前走了一會，方才走到廟前，只見人山人海。這座廟並不靠著村莊，一帶密密鬆林，座北向南。廟門口有兩根旗桿，三個山門。正山門關閉，走東角門。若依郝武、韓七，就進去瞧瞧。那週三知道其中有異怪，不肯進去，催著郝武大家離了廟前，仍往前行。這廟中之事，後文再表。

且說週三等四人走到天氣將晚，面前一條大嶺，上得嶺來剛一半，看看日已銜山。嶺半邊有幾個小店。週三道：「眾位看天已不早，我前幾年走過這條路，往前沒有店，就是這嶺上的店也是新開的，咱們住下罷！」韓七道：「三哥，既然這麼說，只好在這裡安歇。」又上了幾步，有兩個客店，小二來兜攬道：「六位客官，往那邊宿頭遠哩，就我家安歇罷，有好房間，有好槽道。」一面說著，就去莊丁手裡奪了包裹，一個便來攬頭口。週三等跳下馬來，謝標道：「且罷我先自己看看。」

那小二道：「不必看了，只有我家的房屋好。」說著大家同進店來。只見店中院子寬敞，有一棵大槐樹。那樹下坐著一個黑胖漢子，袒著胸肚，腿上生著老大一個爛瘡，敷些藥，流膿帶血的難看。他叫道：「客官請進。我起立不便，休罪。」說著，便叫月小二扶著進來，到櫃檯裡。那櫃檯邊有一個婦人在那裡做生活，見他們來，便起身接應，道：「客官隨我來。」四人看那上面高坡上三闊正房，旁邊右首一帶廂房，左邊好幾間槽道，還有一條衚衕通後面，那兩個店小二牽著四匹馬到槽上去，那婦人便引他四人到高坡正房上來，道：「右邊這間明亮。」進去看時，上面一張正牀，側素一個小鋪，一張柳木桌子，幾把椅子。眾人看這婦人有三十多歲，生得鼻高顴大，穿一件毛藍布短衫。此時，莊丁二人已把週三等，刃包裹，都送到房裡放了方出去，又見店小二提了一桶麵湯進來，問道：「四位客官吃什麼？」週三道：「酒肉我們自己有，你去做四眾飯來，多打些餅。」韓七道：「你那新出籠饅頭先拿些來，一發算錢還你，我只要白面的。」

店小二應了。四人洗完了，都把大衣脫去，又泡得了茶，大家喝茶。

須臾，小二把一盤饅頭包子端進來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「白面黃牛肉的，共四十個。」謝標拿起就吃，那韓七與謝胖子低著頭，只顧吃饅頭。

二人吃了大半盤，謝標忽然皺了眉頭，口裡一面嚼著；一面把那饅頭拍開，看那裡面的餡子。拍了一個，又去拍一個。

郝武看見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？莫非有什麼緣故？」謝標道：「為何只是肝湴湴的？」郝武終不放心，忙起身進那裡面去。只見那間空屋陰陰慘慘的，沒有一物。那個土牆門也無門扇，堆些柴草。再看那側首牆壁上安著木柵，木柵下面有一塊木板，闊有尺半，長約丈餘，橫臥在牆角邊。外面一塊青石，挨著那板。